

黃機子 自撰集

呂育陶詩集



呂育陶詩集

有人出版

有名 系列 10
the name

黃襪子，白辯書

呂育陶詩集

本書獲得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暨雪蘭莪福建會館
「雙福文學出版基金」2007年度詩歌組優秀獎，並由
該基金資助出版

作 者／呂育陶

責任編輯／曾翎龍

封面製作／陳文禮

內頁設計／陳文禮

發 行 人／楊嘉仁 周若濤

出版／有人出版社

Got One Publisher

118A, Jalan Sultan Abdul Samad,
off Jalan Tun Sambanthan,
5047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電話：+603 22739496

傳真：+603 22749496

網址：<http://www.got1mag.com>

電郵：got1mag@got1mag.com

印刷／永聯印務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

馬新銷售／諾文文化事業私人有限公司

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(M) Sdn Bhd
8, Jalan 7/118B,
Desa Tun Razak,

56000 Kuala Lumpur.

電話：+603 91796333

傳真：+603 91796060

初版／2008 年 4 月

售價／馬幣 13 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78-983-2812-24-1

風格的煉成

[1]

風格是詩人的靈魂。

極大部分詩人窮盡一生之力，寫了數百首詩，也無力創造出自己的風格。如果把作者姓名遮住，便淪為無主的孤魂。風格並不同於粗淺的閱讀印象，也不能夾帶他人的陰影，那只能稱為路數；風格比較像是一種足以產生「辨別」作用的獨特元素，既是最主要的輪廓，又是支撐著整個寫作生命的骨架；即便是在一個偉大的詩學譜系當中，它必須具備不可取代的獨特性和創造性價值。

唯有風格獨特的詩人，才能成一家之言。

[2]

我認識呂育陶很多年了，對他的詩也很熟悉，也在論文裡多次討論到他的優缺點。

呂育陶得過很多新詩大獎，對我來說，那不重要。

我真正關心的是風格。要準確讀出呂育陶的

詩風，勢必迂迴地繞過一些看似可貴卻幫助不大的資料（好比得獎記錄、詩社經驗，或參與過驚天動地的吟誦等等），就詩人與詩歌的核心價值而言，這些身外之物無法代表真正的價值。有關風格的追尋，必須持續前進，直到它找上核心的詩篇，以及詩篇的核心。在這裡，呂育陶必須用他全部的技藝來說服我們，來震懾我們翻山越嶺而來，尚未安穩的心神。換個角度的說法是：他必須用一種屬於自己的、獨家的詩歌語言，在詩歌文本的世界中建立一個叫「呂育陶」的標誌。

他能不能做到呢？

[3]

我詳細讀過那座「萬能的想像王國」，那是一部容許辯解或略過某些缺失的成長之書，雖然書中有多首佳作。但我渴望在此讀到比〈獨立日〉（1999）更深刻的詩篇，比〈你所未曾經歷的支離感〉（1996）更柔軟的精品，以及一些始料未及的絕藝。

話說〈獨立日〉，它本該是一首完完全全的好詩，如果呂育陶能放鬆敘述，將略嫌冗長的詩句重新排列，改變它的節奏，並轉化掉那三項硬生生嵌入的「條例式詩句」（①②③）。我總覺

得這種林耀德式的詩句，是「台式後現代詩」在發展進程中，讓詩歌語言的質地逐步崩裂的致命筆法。〈獨立日〉要是能夠捨棄此陋習，會更上層樓。

〈獨立日〉的一小部分缺失，在翌年發表的〈只是穿了一雙黃襪子〉（2000）持續延伸，同樣寫得很重，長長的句子裡填滿剛性的意象，和急迫傳達的陌生訊息（對非馬來西亞籍的讀者來說，那是很難解讀的訊息），讀起來要有耐心。此詩不容小覷，它非常嘹亮地展現了呂育陶在政治詩方面的天份——敘事的力道。或許它還不能被稱為「道德批判力量」，因為這股聲音和力道的來源，有很大的比例是來自書寫的策略和選材的習慣，不全然來自靈魂深處的悲憫之心。在馬華有關國族政治或社會批判主題的詩作當中，從未讀過撼動我心靈的佳構，能夠讓讀者產生悲慟或憤慨的政治詩，更是千載難逢。雖未臻顛峰，但此詩有著罕見的衝擊力道。

〈只是穿了一雙黃襪子〉從大學生的身份視角，逐步揭開多元種族和諧共處的偽裝，所有的事物都以膚色來決定，這些大家都知道。究竟呂育陶要告訴我們什麼？此詩的前兩節的情境鋪陳顯得有點冗長，花了很大的篇幅才進入思想的核

心，進入詩人營造出來的那股濃烈如酒的敘事氛圍，語言中充滿拳擊的節奏，和力道。虎虎的語言，迅速籠罩著讀者的眼睛和呼吸，一種緊張的閱讀狀態鋪天蓋地而來。到了第三節，我清楚聽見一種音色堅硬、混濁的控訴：

僵硬老舊的大學校舍充滿稜角
只是穿了一雙黃襪子
獎學金悄然掉落另一個不同膚色的杯子裡
海報中文字體不可過於肥大
以免傷害國家主義教徒狹窄的瞳孔
我們小心拐過歷史的雷區思想的兵營上課寫報告

暫且不管這段註解意圖相當明確的詩句，是否成為異國讀者的詮釋關鍵，呂育陶在此很巧妙地設計出一個詭異的意象天秤：此端是龐大且繁複的種族問題，彼端只有這句「只是穿了一雙黃襪子」，呈現出一種體積懸殊的平衡。每個穿黃襪子的傢伙都沒犯什麼大錯，先天的色差使之失去一切應有的公平和權益，它是那麼委屈和不平的面對自己的族群命運，以及背後的政治因素。它在提醒我們：真正的禍首，是我們不敢追問或刻意忘記的陳年舊案——「五一三」。

政治的命題在此詩的五個小節，進行了單方面的辯證，那是一個華語詩人的詰問，問急了，偶爾會稍稍失控，接著我讀到對選舉的批評，以及更多的險惡的政治，彷彿千軍萬馬。在這團顯得有些混亂的意象叢中，要不是有那麼「一雙黃襪子」在灰濛濛的鏡頭裡出沒，此詩可能沒法子把我閃神的思緒，重新帶回原來的位罝。

其實這種詩不易寫，更不易讀，至少得細讀兩次。

主意象的詩學效應，在此便充分發揮出來了，像黑洞在吸納著散佈全詩的訊息。圍繞著這「一雙黃襪子」，我重新組織呂氏的意象大軍，觀測變化的方位，推敲其中的玄機。我始終覺得，此詩應該再精簡一些，句子的輕重進一步再調整，會呈現更壯麗的輪廓。

呂育陶下手，確實過重。

[4]

上述提及的毛病，總算在〈一個馬來西亞青年讀李光耀回憶錄——在廣州〉（2003），獲得全面的改善，讀起來迂迴曲折的篇名，驚動並牢牢抓住我一覽而過的眼神。

這個篇名巧妙地拉開一幅遼闊的思考面積：

〔一位馬來西亞青年（詩人）——在廣州（南洋時期的移民「輸出地」）——讀李光耀回憶錄（歷史的見證者）〕；並且在空間的敘述架構裡，設計了另一個歷史時間的省思路徑，形成呂、李視野的重疊效應。開篇的首句——「而我錯過了那個可以選擇人或植物的年代」——即產生敘述視角上的詮釋縫隙，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斷猶豫，不斷調整。這個充滿創意的構想，不容易駕馭，最能夠考驗一個詩人的能耐。這種寫作難度，是我最感興趣的要素之一。

全詩的開篇是一行頗長的詩句，其敘事力道的拿捏有舉重若輕的傑出表現。敘事主體「錯過」一個風起雲湧大時代的心情，相信每個活在太平盛世故無所作為的詩人，都有深切的體悟。我們只能回顧它，不能為錯失的年代做出什麼樣的決定，或決定自己在舊時代裡的角色。這個感受或共鳴，在詩人的感慨裡徐徐展開：

而我錯過了那個可以選擇人或植物的年代
昨日之風從打開的頁面吹起
猶如犁開市中心精緻的花園廣場
翻出深埋在歲月下層
打破的誓言、撕裂的國旗、結疤的刀首

陳年的歷史舊事，透過《李光耀回憶錄》的閱讀，重獲生命，詩人在廣州替讀者重溫了一遍南洋移民史。抽象與具象的事物在詩中交錯，比例適當的沉重與輕巧，詩人在敘事的轉角處現身，他說：

自粵菜館出來我胃囊消磨著果子狸和黃鱔
 冬日冰涼的陽台我繼續翻閱
 高溫的年代
 我看見整個半島的工蟻放下不識字的自己
 相約把一天的糧食扛往南方
 用如磚的意志構築
 南洋海島上唯一的方塊字大學

胃囊裡的粵式野味不但（戲謔地）突出了在廣州的地理感，更強烈對照出當年馬來半島的華人社會（尤其工蟻般的文盲勞工），為南洋大學的建校所出的血汗。全詩簡單而準確的語詞和意象，不但輕鬆完成了詩人交付的任務，也很精彩地表現出呂育陶舉重若輕的敘事能力。雖然那所「方塊字大學」的意義和命運，無法在文本中充分闡述，它的下場被很殘酷地記述下來：「乾枯成島嶼上一個瘡疤」。不過，我沒能讀出李光

耀在這事件上扮演的角色和評價，有點可惜。不能只因為那是個「不忍深究的年代」，就一筆略過，畢竟這是李光耀的回憶錄。

由於是參賽之作，一方面受到行數的限制，另一方面則必須兼顧到今昔交錯的時空結構，故此詩的敘事策略是以「現代人的讀史感受」來驅動全詩，讀讀停停，停停想想，不斷跳躍和銜接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廣州，詩人感受到四面八方而來的經濟力量，衝擊、瓦解、重構著一個全新的世界，當「我閉上雙眼，一顆急速旋轉的地球／逼近眼前，國界模糊不清／我聽見大批轟隆的機群與船隊繞過半島／向東北挺進」，在同一條偉大的航道上，當年從廣州大舉南下移民和經商的船隊，走的卻是相反的方向。地球急速旋轉，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這巨大的逆轉。這個構想同時拉出一個今昔對照的、相當具有思辯性的時空場景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這首題材龐大且沉重的詩篇，在呂育陶筆下有非常靈巧、精闢的演出，理性思維和感性的語調，得到良好的平衡，如其收尾處的一句：「黃昏般慢慢轉藍」，不急不躁，反正一切早已錯過。

我不得不說：這是一首重量級的好詩，非高

手莫能為之。

[5]

也許有人質疑：歷史有什麼好寫的，不就是那麼一回事，除了回顧，什麼也做不了。

歷史是證明一個國家或族群曾經存在的依據，無論是光輝或慘烈的大事，都是重要的思想行為之遺產。它在書卷裡高分貝地說話，可惜大音稀聲，唯有真心聆聽的智者，才得以窺見真理，或真相。

很多時候，真相是不容許披露的，更別說要深入探索或議論。

一九六九年的「五一三事件」是馬來西亞歷史上的「頭號雷池」，也是創作的重要資源。呂育陶再次處理它，用不同的角度和手法。當我們逼近雷池，放眼望去全是：

噤聲的童年噤聲的公路

噤聲的軍營噤聲的咖啡廳

噤聲的電話亭噤聲的圖書館

噤聲的羽球場噤聲的日記

噤聲的精神病院

噤聲的母親

十個「噤聲」，形同十面埋伏。不見刀光劍影，沒有殺氣的「噤聲」，貼切地勾勒出無所不在的言論禁錮，以及「噤若寒蟬」的社會氛圍。但這首〈我的五一三〉（2006）並不打算（也實在無法）告訴我們真相，因為它「一一被法令埋葬」，「舅父的骨灰和許多被暗夜收割的頭顱／在中學歷史課本／簡化成輕輕帶過的一行文字」；它也不準備植入大量的意象和冗長的詩句，以製造如同〈只是穿了一雙黃襪子〉的批判力道（和閱讀的壓力）。這是一支輕騎兵，化繁為簡，以鏗鏘嘹亮的短句，直取五一三議題的核心。

同樣是站在華族大學生立場的詰問，呂育陶這次下筆就比六年前更從容，他鎖定以種族比例為原則的大專入學「固打制度」，道盡華族青年的內心怨懟：「不斷地跨越，跨越／標杆後面／更高更闊的天空／但我們不能質疑／不准提問／為何有人／可以私下繞過標杆／悄悄／被保送到我們嚮往的天空」。呂育陶終於領悟到：在有限的篇幅裡不能填入過多的訊息，尤其面對歷史的細節與真相，恐怕不是一首短短數十行的詩作，可以完整地交代清楚的。其實也沒那個必要。詩不是陳述歷史的工具，它是詩人對歷史的發聲。

五一三事件的後遺症，光是「固打制度」對華社精英的培育而言，就是最深遠的傷害。雖然「標杆」不及「一雙黃襪子」來得突出，但此詩的整體表現，依舊十分亮眼。

[6]

一篇客客氣氣全面歌頌的序文，對詩集是無形的傷害。

呂育陶不但是當前馬華最強的幾位詩人之一，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。

有些主觀的看法不得不提一提，供參考。

詩，本來就是非常主觀的。

在呂育陶早年的詩作中，很容易發現林耀德都市詩的陰影，主要影響了三個環節：冗長且不兼顧節奏感的詩句、繁複又灰暗的都市文明詞彙、粗糙的條例式及圖形化技巧。從八、九十年代台灣詩壇對林耀德都市詩的評論角度，便可發現：評論者只關心詩作所傳達的（後現代）題旨，下筆解剖，各取所需，完全漠視全詩在語言藝術層面的表現。這些被論者強行膨脹或誇大的「負面優點」，確實影響了台、馬兩地新銳詩人的都市詩書寫策略。

呂育陶早期詩作因而得了一些小毛病，也不

幸殘留下來。

譬如本書中〈世界無聲地降雨〉的「雨勢構圖」（呈現雨點及都市天際線），以及夜色、廢墟、混亂、終端機等有待更新的都市意象，都不該出現在現階段的詩作。又如〈21世紀大專文學獎徵文法〉這種條列式或表列式的造型、〈與ch的電郵，網站，電子賀卡以及無盡網絡遊戲〉的林式意象／語彙和支離的結構設計，以及〈造謠者自辯書〉的括孤手法等等，對整體的閱讀質感，造成相當大的破壞，遠不及〈一個馬來西亞青年讀李光耀回憶錄——在廣州〉（2003）、〈未來的戰爭〉（2006）、〈浮生〉（2007）等長詩，更比不上〈同學的婚禮〉（1997）、〈時間如風〉（2000）等短詩。

林耀德式的理念傳遞和結構設計，在都市詩寫作中，絕對是一種敗筆（他寫得最好的不是都市詩，是非常抒情的〈聽你說紅樓〉）。這方面做得比較理想的是陳克華，題材創意和語言技藝都能兼顧得很好的陳克華，才是值得師法的對象。

事實上，我認為呂育陶根本不再需要任何人的陰影，從〈波〉（2000）的一幕，便可看出他過人的想像力：

我急速倒退十里
 無數座電梯在大廈體內
 隨著血壓
 上昇，下降
 我以眼睛畫著虛線就串聯成
 波

電梯（昇降梯）和鐵筋水泥建築的發明，徹底改變了現代都市的容積量和天際線，城鄉人口的密度從此朝兩極消長，這還只是宏觀的結果。呂育陶從微觀出發，赫然發現電梯在有限的空間中承載著都市人的工作與生活，是一個生命形態的縮影，遂建構出一幅遼闊的都市透視圖，運轉的電梯連成虛線，「城市就波動起來了」。這是一個相當成功的都市文明構想，足以媲美林群盛的名篇〈那棟大廈啊……〉。

[7]

呂育陶在都市詩方面的創作成果獨步馬華，這是公認的事實，但我一直都不太滿意。因為裡頭有別人的東西，不夠純粹。

直到〈浮生〉（2007）的出現。

〈浮生〉是一首非常富有「個性」和「生

命感」的都市詩，讀其詩如讀其人，比起林耀德寫過的數百首都市詩，更勝一籌（甚至遠遠超越了林氏）。在我研究台灣及亞洲華文都市詩的十幾年歲月裡，對都市詩的模式化創作早已厭煩至極，尤其在描寫那些去背景、去身世後的孤獨情境，永遠離不開那幾招老掉牙的伎倆——每個敘述者很刻意的把自己毫無理由地孤立起來，不明究裡的困在入夜的高樓斗室；「我」是扁平的，鄰居、同事、友人全是扁平的，親人通常是「從缺」，都市呢，連都市也失去真實的血肉和位址。乍讀之下，好像有那麼回事，若透過我們的都市經驗去檢測，往往站不住腳。都市詩創作者企圖創造出「放諸天下皆準」的寫作迷思，反而導致「放諸天下皆不準」的結果。

〈浮生〉一詩，完全擺脫這種沒有意義的寫作模式。

我們可以從文本中看到一個清晰的身影，在北方唯一的島城（檳城），他的思緒建立在一個具體的身世／生平之上，換言之，文本中的敘事者感覺上是活的，真實的。當他告訴我們：「終於我確實有了不回島城的理由／堅固，厚實如牆磚的理由」，還以為又是那種空洞虛無，強作愁容的陳腔，細讀之下卻有了不一樣的感受。他先